



薪火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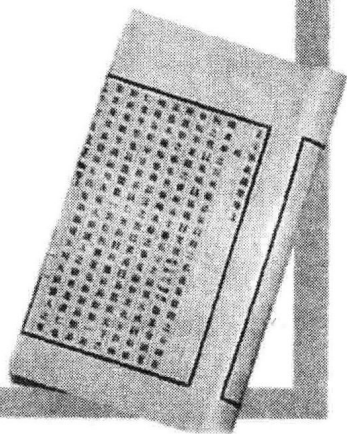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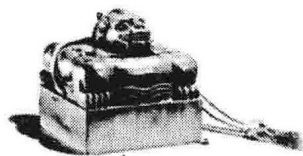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新厚黑学全书

薪火传承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 一 用人经典 (1)
- 康济普·任贤 (1)
- 附：译文 (24)
- 二 权谋传世 (59)
1. 借道之功 不可忘却 (59)
2. 卧薪尝胆 巧用西施 (62)
3. 合纵六国 苏秦建功 (65)
4. 鸟尽弓藏 韩信被诛 (68)
5. 桀骜不驯 英布被杀 (77)
6. 性情高傲 呕血而亡 (80)
7. 御史大夫 名臣晁错 (85)
8. 以疏谏亲 无忌自尽 (91)
9. 混迹官场 施财媚佛 (95)
10. 站错立场 商隐退隐 (100)
11. 多说无益 解缙流放 (102)
12. 崇祯受骗 枉杀栋梁 (105)
13. 居功自傲 死路一条 (110)
14. 当断不断 必定自乱 (115)



- | | | |
|------------|--------|-------|
| 15. 强手相争 | 智者胜之 | (118) |
| 16. 后院起火 | 连败袁军 | (121) |
| 17. 等待时机 | 轻易取胜 | (122) |
| 18. 顺水推舟 | 歃血为盟 | (124) |
| 19. 明哲保身 | 急流勇退 | (127) |
| 20. 欲擒故纵 | 予取之道 | (128) |
| 21. 因义生利 | 收买民心 | (129) |
| 22. 秘密行动 | 深藏不露 | (130) |
| 23. 韬光养晦 | 蓄时登场 | (132) |
| 24. 哑巴皇帝 | 厚黑千尺 | (133) |
| 25. 笑到最后 | 恢复大唐 | (134) |
| 26. 锋芒不露 | 大事徐图 | (139) |
| 27. 随机应变 | 厚黑之术 | (142) |
| 28. 晏子使楚 | 以退为进 | (143) |
| 29. 举重若轻 | 完璧归赵 | (145) |
| 30. 大智若愚 | 委曲求全 | (149) |
| 31. 膝下一屈 | 价值千金 | (151) |
| 32. 船到弯处 | 必须转舵 | (156) |
| 33. 因隙利导 | 巧拔千斤 | (157) |
| 34. 不入虎穴 | 焉得虎子 | (160) |
| 35. 圆木不稳 | 方木不滚 | (164) |
| 36. 青山常在 | 就有柴烧 | (166) |
| 37. “得陇望蜀” | 前功尽弃 | (169) |
| 38. 世变人变 | 三易其主 | (171) |
| 39. 站稳立场 | 善有善报 | (173) |
| 40. 官场不倒 | “依违两可” | (177) |
| 41. 审时度势 | 善应时变 | (184) |



42. 当仁不让 陈桥兵变 (189)
- 三 战史撷英 (191)
1. 骄兵必败 哀兵必胜 (191)
2. 虚实结合 赏罚严明 (200)
3. “杯酒释兵权” (217)
4. 张飞退曹军 (219)
5. 以衣代人 得以逃脱 (220)
6. 巧计利己 金蝉脱壳 (221)
7. 声东击西克莎车 (222)
8. 散弃舟舰取江陵 (223)
9. 草木皆兵 (226)
10. 真真假假 (227)
11. 以假乱真 (228)
12. “空城计” (230)
13. 空城相陈 (232)
14. 出其不意取围陵 (234)
15. 诱敌深入歼骄兵 (235)
16. 自尽惑敌兵 (236)
17. 以囚乱敌得胜利 (238)
18. 兄弟争位 (240)
19. 乔装改扮夺皇船 (244)
20. 见机行事 (245)
21. 张献忠实战练兵 (247)
22. 努尔哈赤以法治军 (249)
23. 皇太极严法立威名 (251)
24. 郑成功统兵有方 (254)
25. 斩娇娘严军纪 (257)



26. 孟容惩奸肃禁军 (263)
27. 郭荣斩将严军法 (264)
28. 苛待士卒兵败身亡 (266)



一 用人经典

康济普·任贤

〔清〕潘游龙

【原文】

用贤之效，振古既彰。国有贤人，谋凶弗臧。论定则官，有猷必扬。国用不匮，民余盖藏。政举刑清，威远服疆。九德以宣，四维以张。附耳不摇，台辰齐光。三烛斯燮，五寒亦亡。敢告司衡，得人则昌。无弃尔辅，尔车其行。次《任贤》第一。

潘鳞长氏曰：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百良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人。”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舟，致远道者托于乘，欲伯王者托于贤。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贤才不用，虽舜、禹犹难以为国，况于世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为之不斩；国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是知天下无常宁之国，国无常治之民，得贤者安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今将欲兆庶允殖，丰年屡綏，囷囷空虚，兵革不试，化行俗美，绍古缉熙，无疆之烈，而不得豪俊特达以为之用，若凤亏六翮，骥废四足，欲望摩青天、驾绝域，将安藉哉？然而连城之璧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潜辉合浦。玉无翼而飞，珠无胫而走。扬声章华之台、炫耀罗绮之堂者，人所举也。贤人有胫而不肯至，宁蠹材于幽岫、韬迹于柴蕪者，人莫之举也。昔子贡



问于孔子曰：“谁为大贤？”子曰：“齐鲍叔、郑子皮是已。”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吾闻进贤为贤，蔽贤为不肖。鲍叔荐管仲，子皮荐子产，未闻二子有所举也。”进贤为贤逾身之贤，矧复抑贤乎？语曰：“为国人宝，不如献贤。”故曰：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斯前识之良规、后代之明镜也。虽然，上苟怀折节下士之诚，自不患无明扬师锡之盛。不然，买骏无实，好龙徒讥，亦曷贵焉？而审材为尤要矣，夫匠氏之于木也，明堂之栋、路寝之楹，与夫榱桷侏儒，大小长短，厥施不同，归于适其用而已矣。人主之用天下之才，其亦何以异是？予故考之于经，列叙唐虞以来用人之格，著为《康济谱》，首以知治平有阶，非贤弗珣，匪始今日之私言也。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程子曰：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象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进，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书·周官》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丘文庄公曰：有虞之朝，命禹为百揆，而禹则逊之稷、契、皋陶；命垂为共工，而垂则逊之殳斯、伯与；命益作虞，而益则逊于朱虎、熊罴；命伯夷作秩宗，而伯夷则逊于夔、龙。噫，君以其人为贤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觉不自能，而推之贤，让之能，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绩所以咸熙也。成王以推贤让能勉其臣，而又以政庞不任戒之，其望之深切矣。

《记》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

采采。”亦，总也。载，行也。采，事也。总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为可信验也。此即宋苏洵所谓某人廉吏，尝以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即以某事知其能之意。禹曰：“何？”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斑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礼》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三曰进贤，进用有德，则民知德之当务。四曰使能。任用才艺，则民知能之当勉。

《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论曰：汉制：郡县守相之高第者，然后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后为九卿。九卿之称职者，然后为御史大夫。非无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为升降，而迁转之权，又皆出于一。至成帝置两曹尚书，选曹之制遂始于此，而权亦出于二矣。

论曰：汉之迁转，惟上所命。初以品秩高下为升降，故士亦俯首听命而莫敢有所请。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杨雄三世不徙官。至有为太仆立功，自高至文，而犹未离乎旧职，何淹滞若此也？贾谊超迁，岁中至大中大夫；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进退，虽未必皆当乎贤否，而其用舍之权，一出于上，固未始为资格所拘耳。

论曰：汉选部有尚书，自县令以上，始赴尚书调选。其余郡县之属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长。其诸侯王国，自内史以下，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无迁选之劳，官府有荐贤之实。



贤否勤惰，各察于其属之长而黜陟之。故干佐曹吏，拔于州县者，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掾曹，然后为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尝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鲍宣为佐曹掾，史嵩领尚书事而辟匡衡为议曹吏，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陈蕃为别驾，王涣以考城令而辟仇览为主簿，此属吏之辟于郡县者也。是以士之修洁于家而闻誉达于朝廷，往往辟书交至其门而无遗才。此汉之选吏，所以一付之公论，而犹未至纤悉于法也。后世吏部注拟，下自监官管库之微，一切选之尚书，按其年劳资格，而例以与之，若执左券而责僮主，奚暇问其贤不肖哉？

论曰：汉之用人，不分流品，观其材能勋绩，等而上之，无有限格。周勃以引强，申徒以馘张，薛宣以书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级次第，亦自有品节。其以明经学进者，则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才武勇猛进者，则多除太仆，或中郎将、驂乘，如夏侯英、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身，则先以法官处之，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人粟补官，则先以财赋处之，故始为卒史，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然其始虽有分别，而积功累勋，无不可任者，此汉官所以未免乎杂也。武帝始用儒为相，革去军功刀笔之选，诚一代良法。而其后惟意所用，亦不专用儒生，汲黯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盖有激而云。终汉之世，清浊混淆，上下无别，以宦官典领尚书，以艺术直秘阁尚书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补之，宜乎丁耶耻以孝廉而为郎也。诚使汉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则虽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太祖诏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宣宗谕杨士奇举文学才行，英宗从李贤，再举年富，可见祖宗时用人惟观贤才，亦何尝



以资格限也？故景泰中，杨浩以一太学生上书谏幸隆福寺，及请讨也先杀主之罪，遂为河南运司判官，再迁至顺德知府，累迁右副都御史，巡延绥。以此人皆立志向上，兴起事功。嗣后资格太限，虽举人无九卿之擢，岁贡至府佐，即以为过望矣。志以位阻，才以志躐，政以志损，是故阻人向上之志者，资格也，而坏天下之治功者，亦资格也。嗟嗟，世情巧满，今不古若，以贿以情复乘为夤缘，虽今圣明有破资格之举，亦祇增资格之蠢耳。

杨文定执政时，其子自乡来，道出江陵，独不为县令所礼，其令乃天台范理。文定深重之，即荐知德安府，再擢贵州布政使。或劝范致书，范曰：“宰相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闻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谢知己。

舜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五载内天子巡狩者一，诸侯来朝者四。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陈其为治之说，言之善者，则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其言不善，则亦有告饰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佩三苗。善者留，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后立此考〔绩〕黜陟之法，以时举行，而卒言其效。

《周礼》：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会，大计也。听其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小宰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司会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法〔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小司徒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

小司徒岁终命其属人会乃致事。

论曰：周礼，考成不独司徒考属，司徒命属己也，下至官正会其行事，内宰稽其功事；又下逮医师亦各自考其一职之所统，上下周察。而冢宰实提其大纲，若司会一职，又诣府听其会而掌其贰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者也。夫各考其属于下，则寡而难欺；冢宰提其纲于上，则简而易见。而又总考于司会，则兼稽而遍察。此成周考课之政，所以织无隐遁，而共成吏治之盛者与！

或问考课之法，何以遗汉、唐、宋耶？曰：汉制主于按劾，而近于刻峭；宋制详于文法，失之重复。唐则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术，以善与最相为乘除，分为九等。上者相阶，其次进禄，其下夺禄，又其下解任。详于善而略于最。虽然，舍成周大计之制，而论制于后世，则唐为彼善于此矣。余故曰：莫若本之成周，而折衷于昭代之为良矣。

丘氏濬曰：我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诸司，府、州、县官吏各贡须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行察其所行事件，有未完报者，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世为因选调积滞，设法以疏通之，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官僚，不复稽其实迹，录其罪状，立为老疾、罢软、贪暴、素行不谨等名以黜退之，非祖宗初意也。按：旧制，官员考满，给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称职者，亦皆复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终，然后黜降焉。其有缘事降职除名，亦许其申理，其爱惜人才如此。若近制，则使人改过迁善无由矣。虽然，此岂朝廷之得已哉？良繇不自爱耳。设使尽天下失职之人，仍列布郡县，亦岂朝廷之福哉？

论曰：语云：称农者视其谷，称牧者视其畜，察之各以其业也。今之考课，进之者如恐弗胜；退之者如恐弗及，非不曰较著

章明也，然因人言以为进退矣，采闻风以定是非矣。人情爱憎而言未必公，风闻影响而事未必实，此为所察非所业也，必不得矣。故课吏者，必核其职业之守，而扩吾通辟之见。其事治，其民安，非贪慢之吏所能辨也，毁之者勿听；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廉明之吏所宜有也，誉之者亦勿听。事迹功罪，断断不渝，如齐威所为烹阿封即墨者，斯则实无所遁而虚无可饰。虽课典之行，裁之自我，而情状在彼，则既悉矣，饰名不得以求功，巧文不得以逃罪，尚何吏治之不可饰乎！

尝闻器久则敝，人久则习。士超草莽，任国家之治，动与民宜，惟其久而习也，劝以玺书，终以超擢，显名在官，周泽在民，上下其两利乎？彼递迁如传舍者，朝多僭赏之官，民无成化之日，两失之矣。或曰习岂须久哉？士自聪明才辩，选明经而蒞政，数日识端倪，数月识肯綮矣。嗟乎，此特以簿书为治，罔明夫任官之意者也。

天为民立君，君不能独理，而命之官，以治争夺，导生养，教伦理，第治之犹易耳？欲生养，必三年余一年食，九年余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后水旱凶灾，民无菜色。欲伦理明，必三年敬业乐群，九年知类通达，三十年而后仁，是何容易哉？况才地不齐，性习亦异，不有月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则损者乎？为地择人，量材授任，宜闽则闽，宜晋则晋，久任此，超迁此，即终其身一方可也。长政事者司治，长文学者司教，久任此，超迁此，即终其身一事可也。象贤之家，虽使嗣其官可也。岂独三载考、九载陟之为久，而自外任擢京卿之为超哉？

或曰：仕患壅滞旧矣，当何以振英雄之羽翰，新黎元之耳目哉？曰：仕不欲久，必非良士；民不欲其久，必为赘官。夫民所称曰公祖、曰父母，岂虚加哉？岂其为祖若父覆冒我也？祖、父



之于子孙，日夕抚摩教育之，累百年不厌。旬月不见，肠一日而九回。一或永别，呼号震天，弗能舍也。吾食民租、衣民税，呼祖若父母者日以万计，乃名实未加，而择便利移别地，有人心者忍乎哉！果为公祖者，真能贻谋；为父母者，真能乳哺。一行迁转，遽失瞻依，又谁不攀辕借寇而忍忽然听其去也？

唯饰诈者久而情见，肆虐者久而怨业。上曰：“行矣，不行，民将玩我。”下曰：“盍去乎？不去，我将何堪？”繇是苞苴竿牍，昏夜乞迁。铨司为人择官，庙堂为人藏垢，官常之所以坏，世运之所以颓，皆此辈也。久任之法，立而不变，则任者知诈不可掩，怨不可积，即有不肖之心莫敢行，又知上不致期我有余日富教之实，乃次第举。譬病家无欲速之心，医者发和平之剂，元气渐滋，人有起色矣。抑闻之昔有请久任巡抚者，议者谓卿贰时缺，必需迁补，不便乃寝，今奈何行此法乎？曰：久任之法行，卿贰亦久任可矣，即有缺，贤才孔多，岂夺彼予此？彼方出诤谋，抚赤子，何取朝秦暮燕、区区资格之泥为也？

嗟乎！隆古盛时，官无资格，起版筑，任盐梅，不言超也；居官长子孙，不言久也。自资格立，而铨衡唯例簿之私，庶职皆逆旅之地，前者属厌，后者逐羶，去古人任官之意远矣。曷若久任超迁不废资格而卒不蹈资格之弊，乃行今法，师古意也。师古人之意而古人之盛治，其有成矣乎？

潘鳞长氏曰：守若令之事至伙也，不有贤者左右擘画，即屹屹终日，不犹业陞耶？子贱在圣门称高弟子，其宰单父也，尚求五贤而禀度焉，况不逮此者乎？鲍叔而下，类能折节下士，甚至择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绩，虽未知于弦歌之化相埒否，然任人者逸，大都近之矣。今世之欲表树于当世，不取诸人为善而自用其细也。夫余既原本经术著诸篇首，复取前哲已事，徵其大略，庶几其政其人，咸有所考信焉，明扬推让之风，犹足想见云。



鲍叔牙相齐，对桓公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国家，则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铎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公从之，请诸鲁。鲁庄公以施伯之言将杀仲，齐使者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子齐使。比至，桓公亲迎而授之以政。管仲于是定四民之居，连五家之兵，作内政以寓军令，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贍贫穷，禄贤能，反侵地，重聘币，亲诸侯，齐人大悦。

潘鳞长氏曰：余阅《左氏》及《齐世家》，每叹鲍叔之倾心于管仲也。仲之既相也，桓公尝以政质之鲍叔，鲍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且又以身下之。夫困而善遇之，囚而引荐之，相而左右之，即生我者有不能，而仲乃得之于知我之鲍叔，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为桓公任贤也。然则鲍叔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尝为名大夫，非休休之臣，孰能当此者乎？

子皮为郑卿，外宽内明，好善而能择，故于国最爱子产。及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率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子皮入齐，晏子骤见之，陈桓子问其故，对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产闻之哭，且曰：“吾已矣，无为吾善矣，惟夫子知我者也。”

潘鳞长氏曰：子产时，国多大族，有欲害子产者，子皮常抑之。子皮为政，事无大小，听子产而后行，故子产当国，亦藉子皮之帅以无梗。故君子曰：子产相郑，诸侯亲，民静国安，子皮之繇也。彼惟恐人之得政而相倾危者，观此可愧哉？

子产相郑，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辩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又善于辞令。裨谿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子产及事简公、定公、献公、声公，将歿，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及太叔为政，不忍猛。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孔子兄事子产，闻子产卒，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真西山氏曰：子产为卿于郑，历事四公，凡四十余年。方其始也，内则有诸大夫之争权，互相诛杀；外则晋、楚之兵，无岁不至城下。国之危且弱，几不可为矣。子产于此，从容回鞅，皆有次第。其于内也，务息诸大夫之争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难拔者，不轻动以激其变；恶之既稔者，不缓治以失其机。有劝惩之功，而无忿疾之过。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听顺，无复有梗其政者。其于外也，事大国以礼而不苟徇其求，故终其身免于诸侯之讨。而郑能以弱为强。考其所为，惟作丘赋、铸刑书见识当世，自余鲜不合于礼者。然大人格心之业则未之闻焉，岂其所事四公皆庸主，不足与进耶？至于用人各以所长，盖得圣门所谓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后之以权衡人物为职者，当观法焉。

史鱼在灵公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鱼患之，数谏灵公不听。及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在朝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无以成礼。置尸北堂，于我毕矣。”其子从之。既死，灵公往吊，怪而问焉，其子具以父言对。公蹴然易容曰：“是寡人之过也。夫生子则欲进贤而退不肖，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



矣。”于是乃召伯玉而进之卿，退弥子瑕。从丧正堂，成礼而后返。卫国大治。

金孝章氏曰：人至于死，斯已矣。忠于君者，至于陨其身亦可以无讥矣。史鱼之诚，独能周于易簣以后，犹将用其蹇蹇惓惓者焉。夫亡者，忘也。于此而不忘，斯不亡也已。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事君不当如是耶？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夫扱纶错饵，而吸之者，阳鲌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为鱼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鲌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孔子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何施而得之也？”对曰：“不齐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子曰：“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节也。中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秉度焉，皆教不齐以道。”子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治者，小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谁为大贤？”子曰：“齐鲍叔、郑子皮是也。”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吾闻进贤为贤，蔽贤为不肖。鲍叔荐管仲，子皮荐子产，未闻二子有所举也。”

解狐与荆伯柳为怨。赵简子问于狐曰：“孰可与为上党守？”对曰：“荆伯柳可。”简子曰：“非子之仇乎？”对曰：“臣闻忠臣举贤不避仇讎，其废也不阿亲近。”

